

# 文昭皇后

胡兰成遗稿集

胡兰成 著

小北 编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# 文昭皇后

胡兰成遗稿集

胡兰成 著  
小北 编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明皇后: 胡兰成遗稿集 / 胡兰成著; 小北编. — 北京: 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07-0956-2

I. ①文… II. ①胡… ②小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①K820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2361 号

## 文明皇后：胡兰成遗稿集

胡兰成 著

---

选题策划 何崇吉  
封面题字 陈丹青  
责任编辑 李 多  
特约编辑 何 隽  
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(100006)  
网 址 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  
邮 箱 [capress@163.com](mailto:capress@163.com)  
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 
电 话 (010)85099947 85099948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9  
字 数 120 千字  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 978-7-5107-0956-2  
定 价 48.00 元



前排中间为胡兰成，右一朱天心，右二朱天文，右三仙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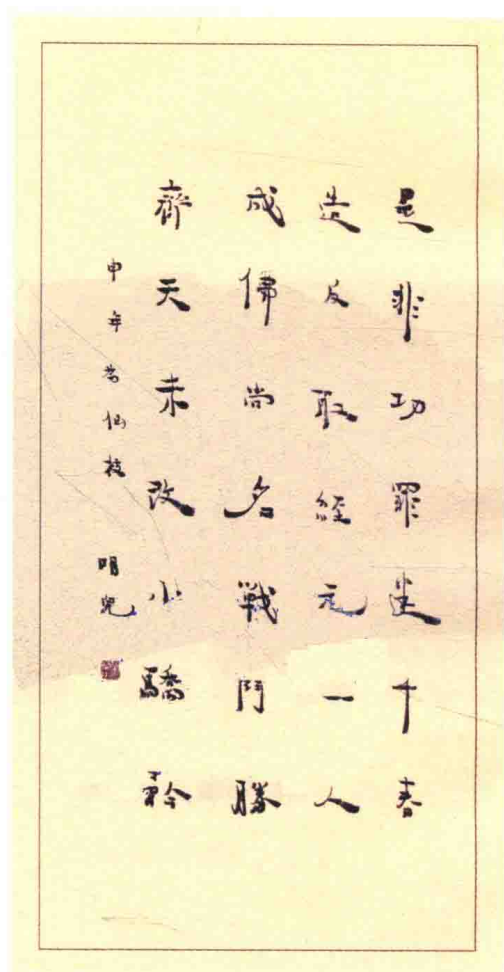
1979 年 5 月摄于日本野村家



胡兰成与仙枝通信信封



本书手稿



明儿（胡兰成）手书赠仙枝

## 序

仙枝

上个月去乌镇旅游途中，提前一天在上海与胡纪元先生见了面，并在一家书店的演讲厅与他同台座谈，这全是小北先生突发奇想的安排；我心虚地答应且满怀忐忑上台，许久许久，也不知说了些甚么，但见主持人顾先生做了结语，会议结束，接着为读者们签名，随即以完成任务式的心情返回下榻饭店，只觉脑袋顿时停格，被掏空了记忆似，直至今日，全想不起我说了啥，只记得纪元先生在说起兰师时眼角的泪光。

转眼间，兰师已辞世卅四年又四个月整，我的思念之河啊，可是点点滴滴的泪珠子汇聚而成，一旦上了台，却又豪迈镇定似的，



事不关己似的侃侃而谈，连草稿都不及写起。

卅余个寒暑不算短，然在我的度量衡里，它也只算一刹那，诚如西哲赛斯 (SETH) 说的：“过去现在未来，同时发生，时间是幻相。”时序果然不能当真，我觉得，也因赛斯颇合乎我的逻辑，于是就这么计算着。

初见纪元先生时，简直如见当年的兰师，一个模子印出般的像，就是个头高壮许多。那年兰师六十八，而眼前的小胡先生则多出十岁，可漫漫的人生舞台依旧热闹前进，从上世纪直渡到二〇一五年的今夕。

小胡先生少年时代即与父亲相别，尔后，一九七四年五月，在台北的阳明山、于半山腰处陡地杀出我这号程咬金来，混茫般地接棒续演这段台湾版的师生之缘；而在座谈会上的某一对话间，我忽然直觉一丝与小胡先生类似的孺慕依恋迸发而出，我更好比导演、演员兼观众，在那一瞬间，泫然的激动直冲脑门，我事后胡想：难

不成兰师也现身会场？以他的灵魂体超时空地远从日本前来相会？这自然是我的瞎想愚念。

近日，小北嘱我要为兰师这本遗作《文明皇后》写序，我口头说好呀，心上却慌得急，一两周食不知味，尽丢三拉四的胡涂，这几天又刻意早睡，想入梦去寻觅灵感（听说我们人每晚总会做上七八个梦，那总该有一两个梦浮现吧？），果然呼梦成实，昨夜即梦见师母（畚爱珍）来我梦里，她还是当年的模样，左腕上还是那圈盘着龙身、藻绿含光的汉玉环，正长手细掌的拣挑荠菜，且说要包荠菜水饺给我这个“辣菩萨”（师母知我嗜吃辣椒特封我此绰号）吃吃，我在梦中也帮着拣，还跟她说我也去宜兰公园的草地上翻找，好半天还捡不到一碗，她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跟你老师一样笨手脚，他呀就是一个读书人，没法子……”这时候邻居的大狗忽然狂吠，我猛地醒来，再无法入梦续话，都是那狗儿害的，实在可气。

兰师曾题“江山如梦”于木板挂轴，时过甲子的我，却体会得

些许“人生如梦”的慨叹，人生固然难得满百，但，兰师也才到得四分之三旅程呀，虽说比起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五十九岁是长寿了许多，然而他们两位在学问与建国的事业上都还不是耄耋之年呀，倘若各再能假以十年辰光，那将会是何等的美好？至少也该如师母九二高龄呀！

打从那年（一九八一）八月初，我只身前往河边町家中祭拜兰师，再是数年后特赴神社墓地膜拜，即未再前往，一晃又近卅年，然举世这出人生大戏依旧时刻修改脚本、年年更新场景，世界照样活泼运转，尽管难免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，毕竟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兰师晚年这七年间的著作，兴许已大致将核心的春秋史笔公诸于世，否则怎舍得搁笔远行？像此地一位身心科医师许添盛曾说：爱的极致是放手。确实如此，这本《文明皇后》的结集即是兰师最后放手的篇章。

许医师还说，我们能来这世上走一遭都是受老天恩宠才来的，

不但天地山川是爱我们的，连空气都是可爱的大生物，也都是爱，要不你试试不呼吸看看，且是包住我们从头到脚的大爱呢，也难怪当我再细读其中文字时，每每泫然欲泣，即使其中好多篇章都是1981年赴日住兰师河边町新家时，逐字逐句誊抄于稿纸上，这会儿才汇集成册，时隔卅四年余，那份被唤醒的感动是历久弥新，永世难忘的，这亦岂不也是一份大爱来着？

日前从裱画店买回两册心经字帖，一是苏东坡，一是董其昌，摊开细阅，董氏写于崇祯六年，岁在癸酉嘉平九月，书于长安邸中。而苏氏只题“苏轼书”，文末再补题“赵孟頫与中峰和上拜持”，也各自钤印。这当儿，我不禁见字想人，想象北宋与明末的世代是如何的光景？当苏轼被贬官到海南时，岂不与台湾相近？而那首“岭南春早不见雪，腊月街头听卖花，海国人家除夕近，满城微雨湿山茶”，今天读来犹摸得出带雨山茶的新凉，更或许当时担子上还卖有本地常开的玉兰花，有雪白有奶黄的玉兰常别在妇女前襟，又香又带着

雨水的……可见过去现在未来的确同时存在，要不怎会有董其昌、苏东坡的手迹在我桌案？

那兰师的人会云游何处去了？或许也在嵊县某处？我深信他肯定早已奔回睽违三十多年的胡村去了吧？记得那年我临回台湾前些天，照例陪兰师在河边町附近小神社散步，兰师忽提及苏小小的墓来，说她的墓小巧玲珑，就在西湖的湖畔某处，好像靠近岳飞墓（如果我没记偏的话），兰师说他来日也想与苏小小比邻而居云云，记得当时我还跟兰师开玩笑说：天天可以看美女苏小小梳妆打扮赏游西湖也不错哪，但您别急，等再过二十年，我再帮老师从日本护送回国……，兰师听毕只笑了笑，未接我话，转身即朝边坡走去。如今想来，我回台才四十五天，兰师即匆匆撒手，莫非赶着做苏小小邻居去？倘真探路成功倒也是佳话一桩不是？

赛斯又说：“世上从没有偶然或意外巧合这种事，所有的发生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我再从初识兰师那年想起，原以为是巧遇，继

而想想，好像一部早已写好的剧本等在某处，而我绝对是舞台上扮演书僮角色的那位！

一旦蓝图底定，我便从宜兰乡下赶往阳明山、好整以暇地进入中文系混上两年，待与兰师素面相见，兰师看我面有菜色，立刻泡了杯阿华田巧克力请我，再问我读过哪些书？我答不上来，他摇头叹道，亏你还是中文系呢，简直是半文盲。从此开始阅读红楼西游三国水浒，外加张爱玲及《今生今世》等必读书，也从1974年暑假起，我开始帮兰师誊稿，并于十月份完成《革命要诗与学问》（《华学科学与哲学》）付印。然后一路誊出全集问世。

这份文抄公的无偿工作亦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，若非缘于此番纯手工的历练，我又何来天降的视野与见识？我相信于潜意识里，兰师浩瀚的学问或许冥冥中已让我悄悄涮过一勺，即使我超级鲁钝、从不懂举一反三，可我多少已变得稍涉知书达礼，略知《礼记》的文章即是身为中国人的本然气宇，《红楼梦》的贵气是在中西文学中，

大刺刺咱们就可去稳坐那大雄峰位子的……

兰师于辞世前一年，曾题赠我一幅墨宝，“是非功罪迷千春，造反取经元一人，成佛尚名战斗胜，齐天未改小骄矜”，落款处题“申年为仙枝 明儿”。抚今思昔，仍不免眼湿泪落，尽管我自觉不配，但我感激、珍惜的是，兰师不嫌我这只盲龟荒唐无知，也说过我像耶稣的门徒彼得，曾三次不认主（与兰师瞎辩驳有关大自然五基本法则的理论等狂语），而兰师依旧抛下浮木，于茫茫大海中，让我凭借定锚，安全靠岸，并终身臣服于兰师门下，因为我已然明白，此生我即是专为兰师抄写文章而来。今虽无文可誊，但对每一篇章，我誓言必再三捧读细思，以备来日在另一次元相见，兰师面试我时，已不再是半吊子、半文盲，我还要大声嚷嚷：我，仙枝，是实实在在的天下胡粉第一人！

乙未年冬仙枝于台湾宜兰

初志不及偶得之  
妇人颜色男功名

——胡兰成书句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/ 仙枝    | 01  |
| 文明皇后      | 001 |
| 中国列女传（残稿） | 055 |
| 崔浩        | 076 |
| 读《嵇康集》    | 093 |
| 芙蓉        | 096 |
| 梅花        | 108 |
| 宝玉与晴雯     | 112 |